

中国回族古籍丛书

الكتاب الكبير في شرح
الدين العظيم

正教真詮
清真大學
希真正答

〔明〕王岱輿著

余振貴 点校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中国回族古籍丛书

正教真詮
清真大正
清希真正
学答

〔明〕王岱舆 著

余振贵点校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粵東城南重刻 《正教真詮》序

曾思道有所由明，教有所由著，此必然之理也。竊觀夫《正教真詮》一書，纂于岱與王君，引經據典，規條固甚詳明，指事類情，比例尤為剴切，洵乎其為吾教之指南乎！惟是經文與漢字不相符合，識經典者必不能通漢文，習漢文者又不能知經典。自《正教真詮》出，遂以中土之漢文，展天房之奧義，故開卷了然，淪我心源，發人聾聵。閱其條款，而黃童白叟知所欽遵，覽厥遺規，即黑漢村愚亦思所恪守，則聖道籍以闡明，正教賴以表著，有裨于吾教不淺矣。但此書板藏于江寧，聞已遭回祿，恐日久篇斷簡殘，有負岱與王君維持正教至意。今將原書繕寫校核，重付梨棗，庶不致漸滅失傳云爾。刊成板藏于城南清真寺內，如有同好者或自備紙張印刷，以廣流傳觀覽可也。是為叙。

崑

嘉慶歲次辛酉小春中浣谷旦 城南值事等拜題敬刊

《正教真詮》叙

世界芥子耳，而说者须弥之，果须弥也，东西北南，日出入际，当何如辽阔也。乃此地自唐虞以后，文物衣冠，日趋日盛。命曰中国，而实则止可谓之东土，不可谓之中。若以天地言中，则今所谓西域天房国，日影之可证者是也。盖有天地以来，天房居四极之中，人祖降生于此，始兴治立教焉。自兹以后，生人渐繁，教道四达，流被日远，然其间不无闻见失真，而向背各半。隋唐之际，始流传于东土，非隋唐以前无清真正教也。或曰：“此地自数百千年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创制立法。车书礼乐为外夷之观，物产人工为外夷之用，所以天子有道，四夷宾服，固天之厚于此土也。即有正教，胡不由厚以施薄，而必缘彼以及此乎？”为此言者，则亦未读书之过也。今夫诸书所载，天房之风土者有矣，四时如春，无劲寒烈暑之气；百物咸备，多鸡骇希世之珍。如果棉诸种，自彼而至宫室服制，视此尤隆，惟其于天地之间，为正教建中立极之地，故特异于殊方。人物修美，山川秀丽，戾气不干，圣贤接踵。是

以孔子之對太宰曰：“西方有大聖人焉，不教而治、不言而化。”^①夫孔子為東土儒者之宗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此言宜可信也。然則儒者之道非乎？曰：“否！”宇宙間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之倫，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之道，理盡義極，無復漏遺，至正大中，絕去偏頗，非此則人道不全，治法不備，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。第其始之所以來，終之所以往，造化原本，生死關頭，一切不言。夫生人之理有始、有中、有卒，儒者獨言其中，而不言始、卒，天下深觀之士不免疑焉。於是祝發披緇之流，乃得因其疑而乘之。後人不察，以為始、卒之理，實應如是，遂三教鼎立焉。宋人起而闡明儒道，以辟其妄，意亦良善，惜也其未得真主之明命，眾聖之真傳，徒以語言文字之所及及之，語言文字所不及則不及之。或曰：“清真之教，業為正教之宗，何不著書立說，以為一家之言，使天下後世，曉然知其至理之所在，而竟乃寥寥也，則亦有說于此。”蓋以清真之道，絲絲相承，脈脈相接，無所用其聰明，不得私其臆見。有尊經以為指迷，有典籍以為稽考，故亘古及今，人安其治，家習其傳。況乎字体各殊，學問迥別，或精于此者不精於彼，習於彼者未習於此，著作雖弘，不能互閱。若我僭與王先生之四教博通，諸家畢覽，蓋百而不得一也。先生平生梗

概，大有似乎心斋。少而未学，年二十始能识字，遂深思性命之理，于是博及群书，详稽奥义，以为有未尽也，更究心于经典。一切精微，悉由悟入，慨大道之莫宣，念斯人之多惑，颇欲著书，以宏斯道，数年抽绎，得四十篇。或有以辩难而成，或有以明理而作，上穷造化之玄机，中阐人极之妙旨，下究物理之同异，巨则弥纶无外，细则毫厘无朕。开发万古之心胸，唤醒世人之睡梦，虽至道之渊微，即汗牛而难罄，而原始要终，有识者已思过半矣。惟是读此书者为宜，大其眼界，无拘域内之观；润其襟怀，勿执偏私之见；小其心志，深研初终之理，始不负作者之婆心，是则予小子区区之鄙衷也夫。

崇祯壬午二月 皖江教弟梁以浚撰

校勘记：

①此语源出于《事文类聚》三十五卷，又出《山堂四考征集》一卷及《列子全书》。可参阅本书辑录的《群书集考》一文最末一段资料。

《正教真诠》叙

天地一形器也，而道实于其中。上自俯仰观察之大，下至貌言举动之微，莫不有一自然周行。在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，故圣人修之以自教，教者所以纳天下于轨物者也。陶虞而下，百氏争鸣，东鲁布衣中起，缙数千年微绪，惟精唯一，不偏不倚，所以生民伦常之道立，而其教遂亘古而弗衰，弘文宣化，如黄钟，如律吕，然他氏则蝇声蛙噪耳。独清真一教，其说本于天，而理宗于一，与吾儒大相表里。昌黎曰：

“近乎儒者则进之。”是可悉其始末而昌明之也。厥祖自司马朝徙入内地，其间或聚或散，靡可稽考。而隋炀帝侈情汉武，四方夷译稽颡而至，清真之教大衍于中幅矣。其教亦不废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之序，而洁己好施，更广吾儒所不足。不分尔我，不殊远近，亿万人如一心，东西朔如一处，此实混沌未凿之元气，独能保留之而不失，岂不大可尚耶！且立说平易，不事玄诞，与道释两家，绝为霄壤，较之吾儒性理一书，同而异，异而同，亦在所不讳。其兰台石室之藏，浩足充栋，但俱国音中幅之人，无一晓者。

岱與先生慨道不大著，教恐中湮，遂著《真詮》四十篇以行于世，博采经史菁英，广摭與徒恒论，疑似必辨，志在详明，使奉其泽者，如在春风中坐，莫不识其由来，其功亦伊教之紫阳也。且沾沾谦逊弗遑，不敢自居作者。吾谓沧海一勺，巨鼎一鬲，虽未足以尽沧海巨鼎之大，然其味亦不外于一勺一鬲间耳。吾儒六经并垂，光照日月，而程、朱、杨、蔡诸君子复起而铨注之，如《大全》诸书是也。今先生以四十篇阐其精微，明白晓畅，皆可汉读，亦不异公造指南，使月氏远人尽归故国，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与能也。孔子曰：“西方有圣人，不言而信，不教而化。”^①吾今服其教矣。太史占德星缠于扬州之野，主有异人出，吾今见其人矣，先生将不得千秋俎豆乎哉！

顺治丁酉中秋后四日 淮清何汉敬识于清凉山房

校勘记：

①此语来源可参阅本书辑录的《群书集考》所引最末一段资料。

真 诠 弁 言

道以性名，教以道立。古今人止有一性，即止有一道，止有一教也。后之人或为死生所怵，或为利欲所诱，如亡家之子，籍他乡为故国，渐睽渐远，愈远愈迷，遂至分镳殊轨，家坛户帜，而黄面青牛家言纵横天下，俾吾人真性源头不复澄彻。清真教古正学也，厥指一主于昭事上帝。而佛老之谈，只字不容躐入。其人其志，固不在子舆氏距杨墨之下，然其教流传虽久，并无汉书可传，或者疑之。王子岱與曰：

“谓无语言文字者，彼髡之妄也，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，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。可以揭日月而行中天，可以垂金石而昭来许，自古无汉书可传，以典籍皆天房国本，不及译故耳。”于是毅然有开迷导悟之志，乃从经旨中括其大要，统其指归，得四十篇。宣义精畅，取譬渊远，此教有此书，不犹适海者之有舟，夜行者之有烛乎？而王子且兢兢逊让未遑，以为此之所述，于吾道中不过一苇之航，爝火之光而已，敢自居作者哉！王子恂恂粥粥，举止不妄，真有道者也。有有道之行，必有有道之言，观此书者，当不以予言为

舊矣。

鶴湖丁彥題

（Faint, illegible text, likely bleed-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.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,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riting.)

问答纪言

书成，览者曰：“子之书将以明道也，但言清真之道，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，自有能辨之者，何必援引诸家，彼此辩论，不几树敌乎？然则，是子区区苦心终无一人谅之者矣。”夫清真教道，指迷归正，劝人作善，止人为非，乃人道当然，无此则人道为不备，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，是为隐匿斯道。即作书言之，而不能愷切诚恳，犹无言也。如医家用药，不以受病之由与其患苦之所在，明告病者，彼必疑其不按吾病而妄投医药，虽有丹砂，瓦砾置之矣。且夫操戈同室，而欲不披发纓冠而救，非木石则奸顽人也。予即不肖顾，敢为此哉！又曰：“二氏无论矣，儒者之道博大渊微，至于性理尤宋贤精粹之所在，子所引论，特其浮浅糟粕耳。其微，子固未深求也。”予曰：“天下事有不齐，理无二是。予不计人我，但论同异而已。夫国有君、府有牧、州有守、家有长、世界有主，道一也。儒者纷纷，以理气二字尽之，是天下国家可以无君长而治也。予辩其异吾道者而已，不暇计其浅深也，浅者异则愈深愈异也。若夫孔孟之道，修身、齐

家、治国与吾同者，予焉敢妄议其是非哉！”又曰：“子既深论二氏，乃子之书中多引用二氏之语，几于入宗入玄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清真之经典不乏，而教外莫有能知者，以文字之各殊也。予特著论以彼达此，悉属借用，顾其理何如耳，其词何一，非借又奚以二氏为异乎？独是予学问浅薄，言词鄙俚，篇无伦次，则深有愧焉。然亦力所仅及，不能强也，大要予不得已之辩，独惧夫道之不明，欲以尽吾心焉耳，乌能望人之尽信而从之乎？且孔子尚有知我罪我之说，予复何人，知与罪所不敢知，知之亦不能究竟也。”因复记其问答如此，并告夫世之惠观予书者。

岱輿氏又识

群書集考

聖朝褒崇清真教，伏睹

太祖高皇帝敕諭：“回回入戶，與中夏之人抚养無異。欽此，欽遵。”

洪武元年敕建禮拜寺於金陵，御書百字贊，褒美清真，以示優異。贊曰：“乾坤初始，天籙汪^{〔註〕}名。傳教大聖，降生西域。受授天經，三十部冊，普化眾生。億兆君師，萬聖領袖。協助天運，保庇國王，五時祈祐，默祝太平。存心真主，加志窮民。拯救患難，洞徹幽冥。超拔靈魂，脫離罪業。仁覆天下，道貫古今。降邪歸一，名清真教。穆罕默德，至貴聖人。”

世宗肅皇帝敕名淨覺寺，行令禮部給與札付，冠帶榮身，仍准免差徭，令供職焚修。今奉皇上、聖人在天子之位，崇禮重教尤邁千古者也。伏念末教何幸，節蒙列聖敕旨恩例，敢不欣然祇奉。凡以崇是教者用度真化以陰翊皇化也耶。以故真教流行於天下，各省教人欽遵外，隨方建寺，各赴京比例，請給札付，住持寺院。

武宗皇帝评论诸教，谓侍臣曰：“儒者之学，虽可以开物成务，而不足以穷神知化；佛老之学，似类穷神知化，而不能复命皈真。然诸教之道，皆各执一偏，惟清真认主之教，深原于正理。此所以垂教万世，与天壤久也。”御制诗云：“一教玄玄诸教迷，其中奥妙少人知。佛是人修人是佛，不尊真主却尊谁？”——《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河国公八世孙北京后军都督府臣陈大策述梓》

回回教出《七修类稿》十八卷

回回祖国，《世史正纲》以为大食，《一统志》以为默底那国。据其教崇奉礼拜寺，四夷惟天方国，有其寺，实天中方也，隋时始入中国，其教法数端吾儒亦有，不如富贵、贫贱、寿夭一定也。如惑于异端，则信事仙佛鬼神矣。彼惟敬主、忠君、事亲之外，一无所崇，富贵者亦不少焉。吾儒虽至亲契友之贫者，多不尚义，他人不问矣；彼于同郡贫人，月有给养之数，他方来者，亦有助仪。吾儒守圣人之教，或在或亡；彼之敬主、事亲、尚义乐然终身无改焉。道释二家，又在吾儒之下，不足论也。尝读《菽园杂记》，彼教学人有诗云：“僧言佛子在西空，道说蓬莱在海东。惟有孔门崇现事，眼前无日不春风。”其高又如此。

回鹮 出刘氏《鸿书》八卷

回鹮即回纥，其国之人所奉者，止知有一主，其他神佛皆不奉。虽曰“神”、曰“佛”，谓皆是主造，他亦拜主，求主求道，方得为神为佛，主不教他做，他如何得做？是知生我育我皆是主造，故所奉者，惟一主也。若别再奉神佛，是有二心，如人不忠不孝等耳。其教门惟知奉此真主也。

天方国 出《纪录汇编》六十三卷又载《大明一统志》九十卷

天方国又名天房国，即默克国也。自古里国开船向西南申位，行三个月，方到本国马头。再西行一日，始至王居之城。奉回回教，大圣人始于此国，阐扬其教，至今国人悉遵教规，毫不敢犯。其人品魁伟，男子缠头，穿长衣，着皮靴。妇女俱戴盖头，莫能见其面貌。国法禁酒及豕。民风和美，无贫难之家。官长无科扰，亦无刑罚，悉遵教规。自然淳化，不作盗贼及非礼等事。上下安和，诚为极乐之界。婚丧之礼，皆依本教规则。行半日之程，至礼拜寺，其寺名克尔白；即天地之中，有日影可证。寺外有城垣，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。每门两旁皆用白玉为柱，共有四百六十七株，前九十九株，后一百一株，左一百三十二株，右一百三十五株。其寺以五色石垒砌，四方平

顶。内用极大沉香木五株为梁，以黄金为阁。满寺墙壁皆蔷薇露、龙涎香和土为之，馨香透骨。上用绫绵为幕，其整齐设例，非诸国所能比似。蓄二黑狮子守门。每年至十二月十二日，各国回回至于一二年路程也，至寺内礼拜。城内四角造四塔，以便晓谕礼拜。左右两旁，有祖师传法之所，亦以宝石成造也。再西去一日，有一城名默底纳，乃穆罕默德大圣人陵寝，正在城中，至今墓顶放光不息。墓后有一井，其水清甜，名“穆穆”，凡谒陵之人，皆备此水于舟中。倘海船遇飓风，即以此水洒之，风浪顷息。因宣德五年差太监郑和等至此历览，并尽天房国寺，图真本回京。其默克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，同原去通使七人，献贡于朝廷。景泰辛未七月望日马劝〔欢〕述。

回回历 出唐荆川《碑编》第五十四卷

汉律《历志》曰：“三代既没，五伯之末，史官丧纪，畴人子弟分散。然东北南蛮诸夷皆不闻有历，而西域独有之。”盖西域诸国，当昆仑之阳，于诸方为得风气之正，故异人皆西域出也。自隋唐以来，见于中国今世所谓“回回历”者，相传于西域圣人之所作也。以今考之其原，实起于隋开皇十九年己未之岁。元之季世，其历始东，逮我高皇帝之造“大统历”也，得西人之精乎历者，于是命钦天监以其历与中国历相

参推步，迄今用之。

西方大圣人 出《事文类聚》三十五卷，又出《山堂四考征集》一卷，又出《列子全书》。

太宰嚭问孔子曰：“夫子圣人欤？”对曰：“丘博识强记，非圣人也。”又问：“三王圣人欤？”对曰：“三王善用智勇，圣非丘所知。”又问：“五帝圣人欤？”对曰：“五帝善用仁义，圣非丘所知。”又问：“三皇圣人欤？”对曰：“三皇能用其时，圣非丘所知。”太宰大骇，曰：“然则孰为圣人乎？”夫子动容有间曰：“丘闻西方有圣人焉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，丘闻其为圣人也。”或曰“西方圣人未必非佛。”噫！纲常乃圣人之本，彼无父无君，禁人婚娶，消灭人纪，叛逆造化，孔子扫除异端，以佛为圣，必不然也。